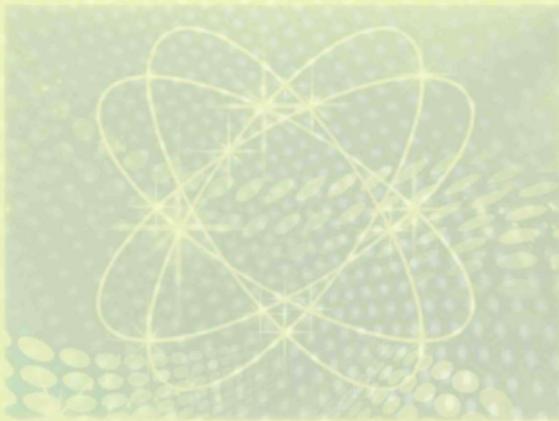


春秋战国故事

中

林汉达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史实、史才、史德兼备，文化、文思、文笔并行
未经删减和改写，原貌呈现最权威、最完整的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
几代中国人共同见证——中国青少年最理想的历史读物
中国小学生基础阅读书目

林汉达 中国历史故事

春秋战国故事 中

LINHANDA ZHONGGUO LISHI GUSHI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沈 阳 ·

© 林汉达 20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秋战国故事. 中 / 林汉达著.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3. 10

(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

ISBN 978-7-5313-4513-8

I . ①春… II . ①林… III . ①中国历史—春秋战国时代—青年读物 ②中国历史—春秋战国时代—少年读物
IV . ①K22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1809号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110003

联系电话：024—23280188

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www.chinachunfeng.net

小布老虎编辑部 主页：xblh.chinachunfeng.net

E-mail：xiaobuhu1998@sina.com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幅面尺寸：160mm×230mm

印 张：12.5

字 数：168千字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韩忠良 单瑛琪 刘广利

责任校对：陈 杰

封面设计：冯少玲

印制统筹：刘 成

ISBN 978-7-5313-4513-8

定价：2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辽宁省农家书屋建设 图书出版编委会

主任 何庆良

副主任 马述君 孙成杰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伟	王星	田世忠	田雪峰
刘国玉	刘明辉	许科甲	杜斌
宋纯智	李凤山	李丹歌	李兴威
李英健	邵玉英	杨永富	张东平
张家道	范文南	周北鹤	金英伟
徐华东	郭爱民	韩忠良	赛树奇



目 录

- | | |
|-----|-----------|
| 001 | 56 食指跳动 |
| 005 | 57 上株林干吗 |
| 007 | 58 稻田夺牛 |
| 010 | 59 肉袒牵羊 |
| 012 | 60 抢渡 |
| 016 | 61 “我不骗你” |
| 020 | 62 结草报恩 |
| 024 | 63 嬉笑怒骂 |
| 027 | 64 戏弄使臣 |
| 032 | 65 救孤儿 |
| 037 | 66 忍辱偷生 |
| 040 | 67 建造虎牢关 |
| 046 | 68 师徒的情分 |
| 050 | 69 烧丹书 |
| 053 | 70 不怕死的太史 |
| 056 | 71 挂名的国君 |

060	72 息兵会议
063	73 “好朋友”和“心腹人”
069	74 细腰宫
073	75 卖国求荣
076	76 七十卫士
080	77 恢复家邦
083	78 君王末路
086	79 画影图形
089	80 过昭关
094	81 吹箫要饭
097	82 兄弟让位侄儿抢
101	83 鱼肠剑
104	84 两头使坏
108	85 勇士和暴徒
111	86 孙子练兵
114	87 贪污勒索



- | | |
|-----|-------------|
| 116 | 88 挖墓鞭尸 |
| 118 | 89 哭秦庭 |
| 123 | 90 二桃杀三士 |
| 127 | 91 整顿纪律 |
| 131 | 92 有文有武 |
| 136 | 93 拆城头 |
| 140 | 94 周游列国 |
| 144 | 95 “不，不敢忘！” |
| 147 | 96 石屋看马 |
| 150 | 97 卧薪尝胆 |
| 154 | 98 全凭一张嘴 |
| 158 | 99 皱眉捧心 |
| 160 | 100 黄池大会 |
| 163 | 101 帽缨系好 |
| 166 | 102 三不死 |
| 168 | 103 攻城和守城 |

- | | |
|-----|-------------|
| 173 | 104 狡兔死，走狗烹 |
| 177 | 105 三家灭智 |
| 182 | 106 漆身吞炭 |
| 184 | 107 三家分晋 |
| 187 | 108 收服中山 |



56 食指跳动

楚庄王平了斗越椒的叛乱以后，就请本国的一位隐士为令尹。那位隐士住在梦泽（湖北省大江南边古代多湖沼地区的总称），姓𫇭（Wěi）名敖，字孙叔，人家都管他叫孙叔敖。小时候，听见人说，有一种两头蛇，谁遇见两头蛇就活不了。有一天，他哭着回来，跟他妈说：“妈！我可活不了啦！”他妈问他：“你怎么了？”他说：“我真碰见了两头蛇了！”“哪儿？蛇呢？”他说：“我想这种害人的东西，别人见了也得死，我就拿锄头把它砸死，埋了。”他妈说：“好孩子，你别怕！蛇没咬着你，怎么能死呢？再说，像你这么好心眼的孩子更死不了。”这会儿孙叔敖做了令尹，就着手改革制度，整顿军队，开垦荒地，挖掘河道。为了免除水灾、旱灾，孙叔敖召集了楚国所有的水工，测量地形，开始兴办楚国最巨大的一项工程，修一条芍陂（河名，在现在安徽省寿县南；芍陂 Sháo pí）。他发动了几十万民工，天天挖土，挑土，砌堤，自己也经常到工地去鼓励人们。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把芍陂修成了。这一条河道不但让雨季的急流缓和下来，而且平时还能灌溉一百多万亩的庄稼，每年多打不少粮食，老百姓没有不说令尹好的。没有几年工夫，楚国更加富强起来了。

楚庄王不能老让中原诸侯把楚国人看成蛮子，老挤在南边伸展不开。以前一向中原伸脚，就给中原的霸主打回来。楚国跟中原的霸主是势不两立的。夹在中间的郑国，永远像个陀螺，一会儿转到楚国这一边，一会儿转到晋国那一边，给他们抽得晕头转向的。楚

庄王和令尹孙叔敖商量怎么把郑国拿过来。他们先派人去探听蒙阳的动静。过了几天，那个探子回来报告，说：“郑伯给他的臣下害死了。他们又跟晋国订了盟约。”楚庄王说：“郑国的臣下杀了国君，晋国不但不去惩办乱臣贼子，反倒跟他们订立盟约。咱们这回出兵可有得说了！”又一想这里头也许有讲究，就问探子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探子就把郑伯是怎么被害死的，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有一天，郑国的大夫公子宋和公子归生一块儿去上朝。公子宋的食指（第二个手指头）忽然跳动起来。他伸着手给归生瞧。归生瞧了瞧，说：“怎么啦？你这个指头哆里哆嗦的，是不是抽筋了？”公子宋打着哈哈说：“这个手指头一跳，就有好东西吃了。”归生听了，笑了笑，也就算了。他们到了大厅上，就瞧见一只大鼋（yuán）拴在那儿。问了问当差的，才知道是国君预备给大臣们吃的。两个人不由得全笑了。可巧郑灵公（郑穆公兰的儿子）出来，瞧见他们两人笑得前仰后合的，就问他们：“你们俩怎么透着那么痛快？”归生指着公子宋，回答说：“刚才他的手指头直跳，说有美味到嘴，我还不信。现在瞧见了这只大甲鱼，又听说是主公赏给臣下吃的。他的手指头可真灵，所以笑了起来。”郑灵公撇了撇嘴，故意开玩笑，说：“手指头灵不灵还不一定哪！”

到了下半天，郑灵公特意叫大臣们进去，挨次序坐下，郑灵公开口说：“有人在江汉一带逮了个大鼋来，献给我。这是挺难得吃到的东西，请大家伙儿尝尝味道。”大臣们咽了口唾沫，谢过国君。没大一会儿，厨子端上甲鱼羹来，先给郑灵公一碗，灵公吃了一口，说：“嗬！真不错！”回头对厨子说：“每位一碗，从下位送起。”厨子一碗一碗地端上来。端到最后两个最高的座位，厨子禀告说：“只剩下一碗了，端给哪一位？”郑灵公说：“给子家吧！”（公子归生，字子家）这么一来，大臣们全吃着，单单短了公子宋的一份。郑灵公哈哈大笑，他说：“我原来说每人一碗，没想到轮到你这儿，可巧没有了，这也是命该如此。可见你的手指头并不



灵！”公子宋已经在归生跟前说了满话，现在大家伙儿全分到了，偏偏没有他的份，叫他在众人面前怎么受得了？他的心跳得都快出了腔子，脸红得发紫。再说郑灵公哈哈一笑，就好像火上加油，他跳了起来，跑到国君跟前，把手指头戳到郑灵公的碗里，蘸了一蘸，一边放在嘴里一咂，一边也来个哈哈笑，说：“我也尝到了。我的手指头到底是灵的。”说着就跑了。郑灵公气得呼呼响，骂着说：“简直不像话！敢欺负我？哼！你瞧着吧！”归生和别的大臣全跪下来，说：“他跟主公向来挺热乎，这回是太没有规矩了，可是他绝不是成心失礼。请主公看在平日的情分上，原谅他吧！”郑灵公听了，只好恨在心里。大伙儿不欢而散。

归生出了朝堂，心里很痛快。他和郑灵公的兄弟公子去疾向来挺好，有心要废去郑灵公，立公子去疾为国君。一来他没有这个胆量，二来公子宋和郑灵公挺亲密，归生不敢下手。今天一瞧公子宋和郑灵公闹翻了，他就打算借着公子宋的手去掐郑灵公的脖子。他又怕郑灵公和公子宋都有些小孩子脾气，今天吵、明天好，风声大、雨点小。他就把双方的火儿扇得旺些。他跑到公子宋的家里，把郑灵公犯脾气的事告诉了他，还加上一句，说：“主公一定要处置您，我直替您难受。”果然公子宋骂着说：“昏君自己失礼，还想处置我？”归生一瞧阴风起来了，他故意劝着说：“话虽如此，他毕竟是国君，您多少得忍着点，明天去给他赔个礼吧。”公子宋哪儿能听这一套哪。

第二天归生拉着公子宋去见郑灵公。郑灵公坐在那儿不言语，公子宋站在那儿来个“死鱼不张嘴儿”。归生直向公子宋做手势，公子宋只当没瞧见。归生只好替他向郑灵公说：“子公（公子宋，字子公）失礼，特意向主公赔礼来了。请主公饶了他吧！”说着又向郑灵公挤挤眼，努努嘴。郑灵公一看公子宋的样儿，就绷着脸，说：“哼！他怕得罪我吗？是我得罪了他吧！”一甩袖子进去了。

公子宋出来对归生说：“他恨透了我了，也许还要杀我哪！俗

语说得好，‘先下手为强’，还不如咱们先下手吧！”归生心里点着头，可不愿意把他自己搅在里头。对公子宋说的“咱们”这个口气可不感到兴趣，他要吃鱼，他可嫌腥。就替自己撇清，说：“自个儿养的鸡、养的狗，还舍不得杀哪！别说是国君了。这可万万使不得。”公子宋也是个机灵鬼，他立刻见风转舵，笑着说：“您别当真，我是说着玩儿哪！”归生一听他这么一说，心里倒凉了半截，脸上的神气显得挺特别。脸上不得劲儿，可把心事露出来了。

第二天公子宋索性真不真、假不假地和别人瞎聊，说归生和公子去疾怎么怎么的，说他们黑天白天怎么怎么的。归生一听，可吓坏了，私底下对公子宋说：“您没有事胡说八道什么？您要我命是怎么着？”公子宋说：“您不向着我，就是成心叫我死。您既然叫我死，干脆我就叫您的命也搭在里头。”归生说：“您要怎么样？”公子宋睁圆了眼睛，狠狠地说：“他是个昏君。从分甲鱼羹这件事就能瞧出来了。您管理国家大事，就该出个主意。我说，咱们请公子去疾做国君，去归附晋国，郑国也可以太平几年。”归生急得哆嗦着嘴唇，说：“您您您瞧着办吧！我我我不说出去就是了。”

公子宋只要归生点点头，就不怕了。没费多大的手脚他就把郑灵公杀了（公元前605年，周定王二年）。他们请公子去疾即位。公子去疾说什么也不干。他推辞说：“我们有十几个兄弟。拿岁数来说，公子坚比我大。拿品德来说，我更不行。无论如何，我绝不要这个君位。”归生和公子宋就立公子坚为国君，就是郑襄公。赶着打发使臣到晋国去说情，跟他们订立了盟约，向晋国纳税进贡。

楚庄王听了那个探子的报告，有了题目，就发兵去打郑国，责问他们为什么杀了国君。郑国向晋国求救。晋国派荀林父带着兵马去。楚庄王因为陈国新近归附了晋国，就调过头去攻打陈国。这么一来，陈国又归附了楚国，郑国仍旧站在晋国那一边。两个大国没正面开仗，可都有了面子了。

过了三年，楚庄王再去攻打郑国。这时候赵盾和晋成公已经过



世了。郑国人怕晋国未必来救。可巧归生病死了。郑国人就杀了公子宋，又在归生的棺材上砍了几刀，算是办了他谋害国君的罪。他们打发使臣到楚国兵营里去赔罪，说：“两个乱臣已经全杀了。请答应我们像陈国一样订立盟约，依附贵国，纳税进贡。”楚庄王答应了，打算再约上陈国，一块儿订立盟约。他就派人去请陈侯来。

没过了几天，那个使臣回来了，说：“陈侯给夏征舒杀了，陈国正乱着哪！”

57 上株林干吗

夏征舒的母亲夏姬，是郑穆公兰的女儿，陈国的大夫夏御叔的媳妇儿，所以叫夏姬。她挺早守了寡，娘儿俩住在株林（在河南省西华县西南夏亭镇北）。夏大夫在世的时候，有两个朋友，一个是矮胖子孔宁，一个是肉头鼻子仪行父。他们俩全是陈国的大夫，为了过去的朋友的交情，挺照顾夏家。娘儿俩当然是挺感激人家的。

有一回，孔宁带着夏征舒到城外打猎，看天色不早了，他就亲自把夏征舒送到株林。可巧下起大雨来了，又是雷、又是闪，没个完。那天，孔宁住在夏家，就和夏姬勾搭上了。后来，大个子仪行父和陈灵公也都半明半暗地和夏姬有了来往，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好像压根儿不知道天底下还有“廉耻”两个字。

有一天，陈灵公把孔宁和仪行父叫来聊天。说着说着，话头又扯到邪事儿上去了。三个人越说越不像话，还笑得前仰后合，差不多喘不过气来了。

他们这么胡闹，气坏了一位大臣，叫洩冶的。他听见了他们的

下贱话，又瞧见他们那种下贱样，就跑去劝告陈灵公。孔宁和仪行父一见了他，就溜了。洩冶对陈灵公说：“君臣应当有规矩，男女应当有体统。你们做了这种荒唐的事还在朝堂上对夸，请问还有廉耻没有？不守规矩，不顾体统，丧尽廉耻，照这么下去，国家还保得住吗？主公您得改过自新才是正理。”陈灵公连忙说：“你别再说了。我改过就是了。”

洩冶走了以后，孔宁和仪行父又钻出来，对陈灵公说：“打这儿起，主公可别再上株林去了。”陈灵公说：“你们呢？”他们说：“我们又不是国君，为什么不能去呢？”陈灵公气着说：“我宁可得罪洩冶，可不能不去株林。”孔宁说：“那怎么行呢？洩冶那个老碎嘴子叨唠起来，您受得了吗？有他，就不能上株林；要上株林，就不能有他。”陈灵公点了点头，说：“你们瞧着办吧！”他们得到了国君的许可，就偷偷地把洩冶刺死了。

洩冶一死，这君臣三个就老上株林去玩儿，什么怕惧也没有了。夏征舒一瞧见他们就生气，把他们当作畜类。每回瞧见这三个畜生进来，他只好躲开，不跟他们见面。他们也巴不得他不在家，省得碍眼。夏征舒到了十八岁上，身子长得顶结实，练了一身武艺。陈灵公为了讨好夏姬，叫夏征舒继承他父亲的地位，做了大夫。

夏征舒为了感谢国君叫他继承他父亲的地位，趁他们三个人到株林来的时候，预备了酒席，请请他们。他们一边喝着酒，一边瞎聊天，反正“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他们老聊着下流的事。夏征舒听着他们的话，觉得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先到里屋把他妈关起来，锁上，然后从后门跑出去，嘱咐家丁们把房子围住，不许走了昏君。他带了一班得力的家丁从大门杀了进去。陈灵公还在那儿不三不四地瞎聊着，倒是孔宁先听见了，说：“不好了，夏征舒杀进来了。快跑！”仪行父说：“大门有人，往后门跑吧！”三个人手忙脚乱地各自逃命。陈灵公还打算求夏姬帮个忙。跑去一瞧，门锁着！更慌了，急急忙忙地向后院跑去。后面夏征舒赶来，大叫一



声：“昏君哪儿走！”一箭射去，穿透了陈灵公的胸膛。孔宁和仪行父从狗洞里钻了出去，知道是闯了大祸，也顾不得回家，一直逃到楚国去了。

58 稻田夺牛

夏征舒杀了陈灵公，带领兵马进城，按照列国杀了国君以后的老办法，说“酒后害急病归天”通告出去了。他和大臣们立太子午为国君，就是陈成公。夏征舒是臣下，再加上陈是个小国，他就是有一百个消灭昏君的理由，也不得不防备别的诸侯来责问。他就请新君去朝见晋国，作为外援。

楚国的使臣只知道陈侯给人杀了，可不知道其中的底细，因此他说：“陈国正乱着哪。”没有两天工夫，孔宁和仪行父到了。他们见了楚庄王，就说夏征舒造反，杀了陈侯，请盟主做主。楚庄王召集了大臣们，商量怎么去平定陈国的内乱。

楚国的大臣之中，有个叫屈巫的，不光文武全才，他也像夏姬一样，不管“岁月催人老”，自己总保持着青春漂亮。他从打在陈国看见过夏姬，心里就老惦记着她。现在一听陈国有内乱，就打算“浑水摸鱼”，劝楚庄王去征伐陈国。令尹孙叔敖也说，平定邻国的内乱是霸主应当做的事。楚庄王就率领大军到了陈国，这时候陈成公午到晋国去还没回来。大臣们一向害怕楚国，不敢对敌，只好把一切罪名全都推在夏征舒身上，开了城门迎接楚国人。陈国的大夫辕颇自告奋勇地去见楚庄王，恭恭敬敬地跪在他跟前。楚庄王问他：“你们为什么不把乱臣贼子治罪呢？怎么让他胡作非为？”辕

颇说：“不是甘心屈服，实在是因为我们没有力量，只好等着大王来处治。”楚庄王就叫辕颇带道，到株林去拿夏征舒。

夏征舒听到楚国的大军到了，还想抵抗一下。不料大臣们开了城门，投降了楚国。他只好退到株林，想带着他母亲一块儿逃到别的地方去，因此多费了工夫。就差了这点工夫，株林给楚国的军队围住了。夏征舒寡不敌众，末了叫人家逮住。这位少年就给楚国人弄死了，还死得挺惨。他们又逮住了夏姬，把她送到楚庄王跟前，请他处治。

夏姬跪在楚庄王眼前，不慌不忙地说：“我们已经是国破家亡了。我的一条性命全在大王手里。大王要是把我杀了，就好比踩死一只蚂蚁。要是大王可怜我这么一个软弱的女子哪，我情愿做个丫头，伺候大王。”楚庄王一瞧这个披头散发满脸眼泪的可怜相儿，不由得对大臣们说：“我打算把她带回宫去，你们瞧怎么样？”屈巫一听，可急了，赶快拦着说：“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大王发兵来征伐陈国，原来是为了惩办有罪的人。要是大王收了她，别人就会说大王贪色。征伐有罪是正义，贪爱美色是坏事。大王为了正义而来，可别为了一个女人损坏了霸主的好名望。”楚庄王说：“可是这么一个女子，杀了有点可惜。”大将公子侧赶快跑上一步，请求说：“我是中年的人，可还没娶媳妇儿，请大王把她赏给我吧！”屈巫又拦他，说：“这个女人可是害人精。你瞧御叔、陈侯、征舒不是全都死在她手里的吗？孔宁、仪行父不是为了她弄得无家可归了吗？漂亮的姑娘有的是，干吗一定要娶这种寡妇呢？”只听见公子侧说：“得！那我也不要了。”

楚庄王哪儿知道屈巫的心事。他说：“襄老大将近来死了太太，就把夏姬赏给他吧！”屈巫不便再多嘴。他一琢磨：“襄老已经上了年纪，说不定一年半载她又守寡哪。到那时候，再想法子吧。”夏姬叹了一口气，只好谢了楚庄王，跟着襄老去了。

楚庄王杀了夏征舒，又安排了夏姬，查明陈国的地界和户口，